

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 张云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张 羽 新

唐代吐蕃史与西北 民族史研究

张 云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回责任编辑:高淑芬 回封面设计:李建雄 回版式设计:天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张云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4.1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ISBN 7 - 80057 - 661 - 2

I. 唐… II. 张… III. ①吐蕃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 唐代②民族历史 - 研究 - 西北地区 - 唐代

IV. ①K289②K2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182 号

唐代吐蕃史与西北
民族史研究

张云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字数: 406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ISBN 7 - 80057 - 661 - 2/K·86

定价: 28.00 元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目 录

上编 唐代吐蕃史研究

一 西藏本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7
二 论本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24
三 试论吐蕃的动物崇拜	41
四 本族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	55
五 袄、gshen 与 sanavee 考释	75
六 藏史中古部族谱系说略	88
七 佛教史观与西藏古史的再塑造	105
八 吐蕃的起源及其与中原的文化联系	123
九 吐蕃丝路的贸易问题	149
十 吐蕃“七贤臣”考论	162
十一 “节儿”考略	179
十二 论古代藏族妇女的地位	188
十三 两唐书《吐蕃传》及其史料价值	210
十四 《通典·吐蕃传》的史料价值	215

中编 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

一	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	229
二	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257
三	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	289
四	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	314
五	新疆出土简牍所见吐蕃职官考略	332
六	吐蕃在西域的部落及其组织制度	349
七	唐代吐蕃统治西域的各项制度	367
八	唐代吐蕃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384

下编 西北民族史研究

一	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	401
二	“瓯脱”考述	415
三	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	420
四	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	437
五	略论外来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451
六	论回鹘与辽的关系	468
七	段部鲜卑历史初探	488
八	葛逻禄部早期历史初探	501
九	沙陀早期历史初探	515
十	唐代北方民族的大迁徙及其影响	531

唐代吐蕃史研究

上編

上编题记

研究唐代吐蕃历史，最主要的资料有五个方面：其一是敦煌发掘的古藏文资料 and 新疆等地出土的藏文简牍文书资料，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对于研究吐蕃社会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特别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资料，对于恢复唐代吐蕃面貌尤其重要。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资料为研究吐蕃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细节，应该引起人们特殊的关注。其二是唐宋时期有关唐代吐蕃历史的汉文资料，诸如杜佑《通典·吐蕃》，《旧唐书》、《新唐书》“吐蕃传”，杨亿、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以及唐人文集资料等，这些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唐朝时期吐蕃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因于偏见或者缺乏实地调查而产生的某些错误。其三是西藏和其他地区吐蕃时代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吐蕃王陵和贵族墓葬发掘资料，以及吐蕃时代的金石碑刻和岩画实物资料。这些资料的文献价值同样很高，但是需要花费心力加以研究和甄别。其四是公元10世纪以后，也就是西藏佛教历史上所谓的“后宏期”的藏文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到唐朝时期吐蕃的历史，特别是宗教历史状况，值得认真发掘和利用。但是

这些资料也有缺陷，即它多为宗教历史内容，而且还夹杂着鲜明的宗教立场和观点，甚至篡改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五是梵文、波斯文、突厥文、回鹘文等其他民族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唐代吐蕃与各该地区的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吐蕃史的研究，由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新疆简牍资料等的发掘和利用，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国外的著述，如日本学者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法国巴考（J. Bacot）等《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巴黎1940年）、法国A·麦克唐纳夫人（A. Macdonald）《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巴黎1971年）、英国托玛斯（F. W. Thomas）编《关于新疆的藏文文书》（1-3）等。中国学者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增订本）、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等，为这一时期吐蕃历史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唐代吐蕃历史研究中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很多方面都还存在疑难点和空白点，需要学者们长期艰苦的努力。

本编是作者在这一领域辛勤劳作的部分成果，《西藏本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论本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试论吐蕃的动物崇拜》、《藏族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祆、辛（gshen）与 sanavee 考释》等，是有关唐朝及上古时期西藏宗教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分别就西藏原始宗教中的动物崇拜现象、西藏地方原始宗教本教与北方地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关系，以及本教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波斯古教祆

教的关系问题做了探索，通过宗教文化现象来窥视古代历史的真实，以及吐蕃与相关地区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佛教史观与西藏古史的再塑造》，则就在西藏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佛教史观解释历史，乃至伪造历史的问题做了探索。《藏史中古部族谱系说略》探讨了元明时期在藏文史籍中出现的重塑藏族古代民族谱系的问题，并试图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吐蕃的起源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就上古时期藏族的起源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进行了探讨。而《吐蕃丝路的贸易问题》则就吐蕃王朝时期，在吐蕃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位置的丝绸之路贸易问题作了研究，分析了它的贸易形式与货币。《吐蕃‘七贤臣’考论》探讨了藏文史书中记载的上古和吐蕃时期七位著名大臣的事迹，以及由他们的事迹所反映出的西藏地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节儿’考略》主要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设置的“节儿”这一职官的含义与职能。《论古代藏族妇女的地位》则对古代时期藏族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试图作客观和平实的分析。《两唐书〈吐蕃传〉及其史料价值》、《〈通典·吐蕃传〉的史料价值》两文，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很有价值的两部汉文文献作了细致的探讨，对其得失作了评价。

一 西藏本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为高原居民所普遍信仰。本教有自己的崇拜方式和修行仪轨，既体现了西藏原始居民追求幸福、克服困难的理想，又表露出他们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不仅如此，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本教一直作为最高信仰护持着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权益，在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随后，本教又与外来的佛教相互斗争、吸收、最后融合为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从而对西藏、蒙古及内地广大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教中的许多仪轨和祈祷方式或为佛教所吸收，或在偏远地区继续留存，传至于今，耐人深思。研究宗教史、民族史者不可不察。

萨满教是流行于古代北方地区的原始宗教，其流传或存在的地域极为广泛，东起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横跨欧亚两洲，为从事渔猎或游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所共同信仰。“萨满”一词，来自女真语，是“激动不安”或“疯狂乱舞”的意思。汉文史籍对此有明确记载者首推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原文称“珊蛮，女真语巫妪也”。但

是，萨满教的基本内容和仪式则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北方诸族，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突厥、高车、回鹘、黠戛斯等族皆曾信仰过萨满教。^① 在今天的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族中，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萨满教的痕迹。萨满教可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无疑对北方各族人民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西藏本教与北方萨满教同属原始灵气崇拜，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也因地理环境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许多不同点，很值得人们思考。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浓厚的原始崇拜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人们首先面临的是来自大自然方面的威胁。山高难以攀援，水深无法涉过，离奇的风雨雷电及百思不得其解的梦中景象，都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太阳会给他们灿烂的光芒，但是却时隐时现；月亮也很仁慈，黑暗中送来一片片轻柔的月辉，使他们感到无限安慰。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神妙莫测，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沉思和冥想：“原来这些都有灵性的”，原始人用自己的意识来解释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即得出了万物有灵的结论，自然崇拜就产生了。

由于生存的关系，人们又崇拜危及自己生命的凶禽猛兽，希望得到幸免；同时崇拜终生相伴的驯兽，希望赐以食物求得

^① 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安生，并把这些寄予了厚望的兽、禽加以顶礼，认为他们与自己祖先有血缘关系，视为自己氏族的标志，图腾崇拜从而出现。当生产有了初步发展，生活稍有改观，人们与自然斗争的能力增强了，逐渐意识到“人”的力量，意识到财富是自己祖先留下的，感激和敬仰应属于祖先，祖先崇拜油然而生。西藏本教和北方萨满教的产生走过了类似的历程。

(一) 自然崇拜。西藏本教和北方萨满教都有崇拜自然的内容，首先是天、日、月。“本教认为上空中存在着—充满光明的天界称之为‘悉补’。此天界有一小孔，日月星辰从此孔穴中得到光明，成为世间光明的代表者，人们必须对天界的日月星辰进行祈祷，以博得光明和幸福。”^① 唐代的吐蕃赞普与臣下盟誓，均要“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② 古代人担心“天”会在一个瞬间塌下来，给人以灭顶之灾；而太阳、月亮更为重要，如果它们下去后不再上来怎么办，这是人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古代北方各族对此也颇为用心，匈奴单于早晨出营先拜日之始生，感谢太阳的再次降临；傍晚则拜月之夕明。^③ 乌桓人“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④ 其次是对名山大川的崇拜。河流给人以捕鱼的便利，又经常要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大山是野草和树木丛生的地方，对游牧业和狩猎业至为重要，人们盼望上山每有所获，因而崇拜之。此外就是对大地的崇拜，这是与原始农业生产发展相联系的。随着农业经济脱离畜牧业而独立，依赖农业为生的居民开始关心大地的慷慨或吝啬了，希望每次播种都会取得收获，从而崇拜之。因此，山

① 孙尔康《本教初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旧唐书·吐蕃传》。

③ 《史记·匈奴列传》。

④ 《三国志·乌桓鲜卑传》。

川大地的崇拜也极为普遍，方式颇为繁多。人们不择方式地膜拜自然界的万千神灵，希望得到他们的保佑和关照。由于人们生活视野扩大，接触事物增多，新的“神灵”也不断涌现，有管风之神、管雨之神、管雷、管电之神。总之，大自然的每一份赠礼都是原始居民创造神灵的良好素材。自然崇拜在原始宗教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①

(二) 图腾崇拜。当人类社会脱离原始群而进入母系社会以后，对自然界的崇拜就发生新的变化：人们开始注重以动物崇拜为基本内容的图腾崇拜。这主要取决于动物与人的相似性以及人对动物的依赖性。当时的人们无法相信自身的力量，只好把希望寄托给自然。但是，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或山川河流，无论多么有灵性却不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明显缺乏一定的群体性和血缘联系。人们对母系血缘的认可，要求所崇拜的对象也有相似或相同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又与人类生活习惯十分相近的动物，就不可推卸地承担了这一重任，成为氏族共同的徽记——图腾。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不同及经济生活的差异，往往每个氏族各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氏族的动物图腾。在西藏本教中，被列入图腾之位的主要有猕猴、牦牛、公羊、马、狗等动物。据《敦煌吐蕃文书》记载，吐蕃王族始祖聂赤赞普即是一位天神之子，后来降临到雅隆地方，“遂来作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②《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人“事羴羴为大神”，同书突厥传谓“吐蕃，犬出也”

① 《费尔巴哈哲学坐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第436-437页。

②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即为其证。

在北方原始萨满教中，也有名目繁多的图腾崇拜。如突厥各族有狼图腾的崇拜。^①鄂伦春族则称公熊为“雅亚”（祖父），称母熊为“太贴”（祖母）；鄂温克人称公熊为“合克”（祖父），称母熊为“鄂我”（祖母）；赫哲族称熊为“玛法”，意为“老年人”、“长辈”。^②这是活生生的图腾崇拜的语音材料。因此，在图腾崇拜方面，西藏本教与北方萨满教也有相同之处。

（三）祖先崇拜。当人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畜牧业生产阶段，对动物的依赖状况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虽然还继续通过狩猎、捕获更多的野兽以满足生活所需，但是这已不是唯一的手段，人们不再担心离开捕获动物会无法生存。家畜饲养业给人们带来崭新的希望，动物的神秘性迅速减弱。于是，动物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就具有两重性，一是需要它，一是它可以驯养，而且还可以使之成为工具，用于运输或迁徙。动物崇拜的基础从而受到无法遏止的冲击，人们转而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他们创造财富的广大神通，郑重地为他们送葬安魂，祈祷冥福，并请求保护子孙后代安宁繁盛。祖先的地位猛然巨增，乃至上升为神灵，左右着众生的祸福危安，崇拜随即产生。但是，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两者之间无法割断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混或交错的现象极为普遍。具体表现在：在人们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往往找到某一个动物神或它的化身、以及动物图腾与人相合而繁衍的后代的身上。藏文史籍记载了吐蕃人是由猕猴与岩罗刹女相合而产生的事实，他们

① 《周书·突厥传》。

② 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